

天水有古树

□ 胡晓宣

暮春时节，天水城的晨雾还未散尽，南郭寺的古柏已经披上了一身露水。我驻足树下，忽然就想起儿时在故乡老槐树下玩耍的光景，那时总爱把秘密说给树听，以为树叶沙沙便是回应……

轻轻抚过斑驳的树身，触到的是比青铜更为粗粝的质感，树皮皲裂的沟壑里，几只蚂蚁正搬运着是它们身体数倍的枯叶。忽然一阵风来，整棵树发出低沉的呜咽，那声音不似是从枝叶间传来的，倒像是从地底深处涌上来的叹息。我蓦然惊觉，此刻我手掌贴着的，或许正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，正抽发新枝的那棵树。

天水城里的古树，如秉笔直书的史官，将千年光阴镌进密匝的年轮里。记得前些年采访一位耆老时他说：“古树的年轮里藏着整部陇右史。”是的，天水多古树，若你走在城市街头，定会与它们不期而遇。

它们或立于城区，或生在陋巷，或守在人家院落，或混杂于公园草木之中。有的被石栏围护，有的被红绸缠绕，也从不曾停歇。因为采访之故，这些年我时常出入伏羲庙、南郭寺，也常遇动人场景。去岁初夏，在伏羲庙见一位银发老人在古柏下教小孙女辨认树皮上的纹路。“这是树写的字。”老人轻声说道，“每个纹路都在讲故事。”女孩仰着头，阳光透过树叶，在她的稚嫩的臉庞上投下柔和的光影。

说到伏羲庙里的古树，据传原有64株，依着八卦方位排列，暗合天地玄机，如今虽只剩37株，却依然守着先天的秘密。那棵1300年的古槐枝干已然腐朽，但依然风姿俊秀。两株古柏尤为奇特，一株一裂为二，一半完全干枯，斜倚如醉翁，一半枝叶茂盛，貌似华盖；另一株则挺拔似壮士，却都已活过了千年。因着喜爱树，我还特意观察过古柏在雪中的姿态，发现它们的

枝干在白雪映衬下，竟呈现出水墨画的意境，甚是美好。

玉泉观的“辫柏”，三枝根系相互盘绕，宛如少女发辫，悬于崖上，随风轻摆。天水人爱它，为它起了这样一个俏皮的名字。有一回下雨，我恰好在观中，见到了雨中“辫柏”的别样风姿。三枝根系纠缠处积了水洼，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。几个躲雨的小朋友发现水里有蝌蚪游动，便折了纸船放在水面。树影婆娑间，那些小纸船载着透明的生命，这样的场景，或许已经在这崖畔重复了千年——生命总是以最朴素的方式相互启迪。雨停时，孩子们的笑声惊起一树山雀，那振翅声与树叶的滴水声交织成天籁……

古树，以年轮记载着岁月沧桑，用绿荫庇护当下，它教会我们的，还有对时间的理解。育生巷的老槐树下，总是聚着白发老人，他们摇着蒲扇，说着

陈年旧事，树荫筛下的光斑在他们脸上跳动，这棵少说也有几百个春秋的树呀，不知见证了多少这样的闲谈。张家大院里的两株银杏，已逾三百年。每到深秋，金叶纷飞，将整个院落染成富丽的颜色，院中工作的女子是我的故交，曾不止一次听她说起，工作累了或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就会去抱抱树干，觉得能从中获得力量。她说树干传来的震动，像是古老的心跳。

树为友，人为树友。一座城市若是少了古树，就如书架少了典籍，只有形骸而失了魂魄。而古树的枝繁叶茂，往往预示着居住者的安居乐业，也体现着人们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。

据了解，天水城现有百年以上古树2600多株，古树的分布与古城历史街区高度重合，这或许就是“树脉”与“文脉”相通吧。在伏羲庙那株“醉翁柏”下，树根与地砖的博弈令人动容

——粗壮的根系温柔地拱起青砖，在砖缝间寻找出路。讲解员告诉我，每年立春，总能看到树根处渗出晶莹的树脂，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将落于树下的香灰仔细掩埋，动作轻柔。因记得讲解员讲的这个细节，有次我特意在庙中观察了一番，果然看见树脂在晨光中闪烁如琥珀，散发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松香。

一个骤雨初歇的黄昏，我再次来到南郭寺，暮色中的古柏，在雨雾中显得格外苍劲，微风拂过枝叶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那些久远的故事。彼时，有飞鸟归巢，羽翼掠过树梢的声音，与远处广场上的乐声奇妙交织。

是呵，古树最动人处，不正是在于它们虽静默伫立，却将整座城的历史深藏。每当我们抬眼望见这苍翠身影时，便仿佛触到了时间的温度，寻得一份恒久的安宁。

大地湾遐想

□ 兰叶子

风

风，从八千年前的河谷吹来。

传来一粒种子落地生根的声音，传来一只雏鸟破壳而出的声音，传来一条小鱼逆水而行的声音。

沿着清水河蜿蜒的走向，我把自己幻化成鱼形的符号，寻找着风的出口。

风不语，只把时间之声，从匍匐的草丛，吹向高昂的枝头，吹向高远的天空，吹向无边无垠的宇宙深处。

而我知道，当传说中，以风为姓的伏羲在一画开天之时，便奠定了，风，是华夏文明的肇启者，是那个洪荒时代的先行者。

风，继续吹着，吹过风台，吹过风谷。吹动清水河岸奔涌的潮汐，吹动大地之湾闪烁的光影，吹动八千年的云卷云舒，吹动八千年的沧海变幻。

水

有人说，“祖先的一滴清泪飘落大地，成了一个湾。”这便是大地湾。

站在清水河边，水色氤氲，水声低缓。起承转合间，那些如水的光阴，被浪花卷走。

那时的河水，那时的湖水，那时的雨水，曾承载过多少美好的传说。

那个手捧陶罐汲水的女子，那个手捧陶埙吹乐的男子，那个挥锄荷担的母亲，那个持弓而射的父亲，将一个个剪影，定格在黄昏的水岸。

八千年的陶罐曾盛满相思，八千年的陶埙曾吹散荒凉。八千年的大地湾与清水河，血脉相融，筋骨相连。

声

风声。水声。火声。雷声。

歌声。乐声。鸟声。兽声。

漫步在逝水之岸，我听见，白鹭在苇丛中的舞蹈声，牛羊在草地上的反刍声，野兽在山林间的咆哮声，以及，天庭之上，万钧雷霆滚动而来的怒吼声。

我听见，磨骨为针的铿锵之声；我听见，结绳记事的笑谈之声；我听见，熊熊篝火的爆裂之声；我听见，祭礼盛典的庄严之声。

我听见，人头瓶上母亲梦醒八千年的喟叹；我听见，陶埙的洞孔里穿透八千年的苍凉。

我听见，一条鱼儿游向陶瓶时怀揣的故事，正娓娓道来；我听见，一朵兰花开在崖畔时蕴藉的情愫，正欲说还休。

我知道，我每一次的听见，都以这大地之湾的黄土厚土为背景，以生生不息的苍苔为铺垫，将这一湾的呼吸，从八千年前的河谷启程，翻越莽莽山林，跨过滔滔江河，向着未来传递。

绵延，起伏，持久，旷远。

蒹葭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

此时的山，微空；此时的水，微远。

此时的辽阔，已和辉光一起，汇入苍茫。

蒹葭已远，伊人已远。

那个曾将蒹葭唱彻在水之湄的男子，也随着歌声，渐行渐渺。

唯有白露，还随着八千年的晨光与暮色，时隐时现。

曾在诗经里熠熠生辉的蒹葭，在我的视野里继续摇曳，将八千年的风霜，凝作一瞬的银辉。

“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”

清水河畔，大地之湾，月光吹响芦笛，瘦了谁的相思？

蒹葭开始老去。而她发白的心绪，将继续在《诗经》的水溪荡漾，一波一纹都是思念的涟漪，一颦一笑都是大地深处，沉淀了八千年的爱意与眷恋。

仙人崖

□ 刘亚丽

及粉妆玉砌、晶莹剔透和灵动典雅的冰雕造型而闻名遐迩，成了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景区。

仙人崖由三崖、五峰、六寺所组成。三崖，依其方位，名曰东崖、西崖、南崖。五峰即玉皇峰、宝盖峰、献珠峰、东崖峰和西崖峰。六寺由木莲寺、石莲寺、铁莲寺、花莲寺、水莲寺、灵应寺及仙人湖组成。

仙人崖景区是“麦积山风景名胜区”之一，位于天水市东南65公里处的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内。我曾多次造访这里，却依然对每一处胜景情有独钟。而每一次的造访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触和收获。

特别是近年来景区打造的“冰雪奇缘”嘉年华项目，以其宏大的规模、新颖的构思、匠心独具的风格，以

及粉妆玉砌、晶莹剔透和灵动典雅的冰雕造型而闻名遐迩，成了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景区。

仙人崖三崖中，以西崖最为宏阔，十余座古刹殿宇内，有唐、宋、明、清历代造像百多尊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景区地势险要，悬崖峭壁，岩石万仞。峡谷幽深，峰峦奇秀，群山叠翠，林海苍莽。其间奇花异草、名贵中药材及珍奇异兽随处可见。尤以石窟

洞、献珠峰、南天门、宝盖山、千佛崖等景点最为典型，奇山、秀水、绿树、野花相映成趣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可从山底林荫处沿着青石台阶依山而上，亦可在绿影婆娑的木制栈道上穿行，沿途空气清新，更有碧波荡漾的仙人湖，令人沉醉。

这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翘角飞檐灵动飘逸，雕梁画栋古朴典雅。碑文书法遒劲有力，塑像艺术风格独特。尤其是丹霞地貌，更是得天独厚。这里天然石窟和殿堂庙宇巧妙结合，依山就势，高低错落，古香古色，掩映在参天古木之中，更显神秘幽深。驻足凝望，但见松桧成林，翠峰高耸于崖顶，寺观或建于峰顶，或建于飞崖之下，古人开凿的方洞星罗棋布，共同构成一幅意趣盎然之境。

玉兰古巷

□ 徐翔

玉兰花开始盛放，一直从“里有仁风”的牌楼下开到古城的街月楼上，花萼摇摇晃晃，托着阳光。

很多曾经离开这里的脚步，一辈子用热血拼搏理想，如今他们的子孙回来了，脚尖朝着祖先后背的方向。

玉兰花事如此浩大，恍若未散的秦时月华，而古韵悠悠的晚上名城，因之更淡香悠远。

古城天水，四季花香，美景如画。漫步在芬芳的阡陌上，处处繁花盛景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牡丹、丁香和槐花的馨香。

最美四月天，乘车前往仙人崖风景区。只见车窗外杨柳依依，摇曳生姿，不知不觉间，绿树成荫、峰峦叠嶂、溪流潺潺、花开满径的世外桃源——仙人崖景区就赫然矗立在眼前。

仙人崖景区是“麦积山风景名胜区”之一，位于天水市东南65公里处的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内。我曾多次造访这里，却依然对每一处胜景情有独钟。而每一次的造访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触和收获。

特别是近年来景区打造的“冰雪奇缘”嘉年华项目，以其宏大的规模、新颖的构思、匠心独具的风格，以

及粉妆玉砌、晶莹剔透和灵动典雅的冰雕造型而闻名遐迩，成了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景区。

仙人崖三崖中，以西崖最为宏阔，十余座古刹殿宇内，有唐、宋、明、清历代造像百多尊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景区地势险要，悬崖峭壁，岩石万仞。峡谷幽深，峰峦奇秀，群山叠翠，林海苍莽。其间奇花异草、名贵中药材及珍奇异兽随处可见。尤以石窟

洞、献珠峰、南天门、宝盖山、千佛崖等景点最为典型，奇山、秀水、绿树、野花相映成趣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在大地湾的黄土上、山梁上或者沟壑间的陶片，也许就是先民们曾汲过水的陶罐上，一杯浸润过岁月汁液的泥土。在它的身上，或许曾流淌过母亲甘甜的乳汁，印刻过先民们关于语言的密码。